

截至本年五月底止,中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已有五百四十一人,和初成立时的会员数相较,已增加七倍,这是如何可以欣慰的一个现象啊!每年年会,在抗战以前是集中举行的,曾在上海、北平、青岛等地举行过,尤以在北平举行的次数最多.抗战后因交通不便,改以分区举行为原则,分区举行的地点有昆明、重庆、桂林、城固、遵义等处,去年即分平津及京沪杭两区在北平及上海举行.我们乘年会的机会,大家交换意见,报告工作.中国物理学会是中国物理学者的一个大家庭,每年开年会一次,正如大家回家过年一样.我记得去年开京沪杭区年会的时候,吴正之先生在年会演讲词中有下列的语句:“我们乘这个机会,欣赏他人的工作,欢喜赞叹,正如欣赏自己的工作一样。”这是多么融洽的一副情景啊!

十六年了!这时间并不算短,物理学已进

入了原子核的时代,中国物理学会会员的人数已增加了七倍,但是研究和教学的设备却不及十六年前.我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还需要不需要科学?但是我们并不灰心,美国物理学会初期的情形,不是和我们有一样的困难吗?兹录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 Rowland 就职演词中的一段以为结束:

“举世有一研究科学之机关每年有一万万美金之经常费乎?世有一纯粹科学发明家其所人多于一工人或厨役乎?然每年一万万之数,仅足供一军队或一舰队之所费,而用以戕杀他人,诸君试思之:即此十分之一之值,如用之于科学研究,以免除吾人子子孙孙之愁苦与死亡者,多数人必将以为过鉅矣.岂不谬哉!”

(转载自 1948 年第 4 卷第 6 期
《科学大众》第 262—263 页)

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变迁

孟昭英

(清华大学物理系)

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历史虽然比较短,但还是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物理人才.为了纪念中国物理学会五十周年,谨述其成立和变迁如下:

1926 年以前,燕京大学校址在现在的北京市崇文门内盔甲厂,那时还未设立物理系,协和医学院(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)为其医科预备班开设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学科的课程和实验室.燕京大学的理科学生就去那里就读.尽管教师很少,水平也不高,但是普通物理的教学水平还是相当好的.1924 年任物理课的教师为美国人 Corbett,讲授(用英语)很生动,并制备了许多演示仪器、图片和曲线的幻灯片来帮助教学.1925 年成立物理系,换了一位名叫 Paul A. Anderson 的主任,他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,并在英国进修,作过科学研究,教学也很好.

1926 年秋,燕京大学迁到海淀的新校址

(现在北京大学校址的一部分),才正式成立物理系,由 Anderson 任系主任,又新聘了谢玉铭、杨苾卿等为教授,另有助教数人.此时协和医学院把医预科交给了燕京大学代办,因此其全部图书、设备、仪器也都转给了燕京大学,加上每年的经费近一万元,所以建设还相当快. Anderson 是一位很有学识的物理学家,课余积极开展科研工作,还开始带领和指导学生结合科研作毕业论文.尽管水平较低,但在当时有此开端也算不错了.

1929 年 Anderson 因丧妻伤逝返回美国(任华盛顿州立大学物理系主任并作出了出色的科研成果).系务工作由谢玉铭继任.同年增聘了英国人班威廉(William Band)任教授.班威廉是一个多产的研究工作者,他领导助教和学生也作了一些科研工作.这样延续到

七七事变,谢玉铭和我离京南下,系务工作由班威廉和杜连耀等其他教师支撑着。1938年聘何怡贞来系任教。1939年褚圣麟、陈尚义返回燕京大学从而加强了教师队伍,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全校停办。

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,物理系由陈尚义主持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燕京大学又在北京复校,开始招生,系务工作由褚圣麟负责。至1946年燕京大学成都分校迁回北京合并。当时除系主任褚圣麟外,还有陈尚义,杜连耀、曾泽培、孙德袞、吴林襄等。以后几年,曾先后聘请彭桓武、何怡贞和我来系兼课。1950年高墀恩加入了系的教师队伍。

在课程方面,七七事变后,燕京大学物理系为了北方青年求学的需要,开始增设工程技术课程,逐步发展成一套主修工程的课程,与主修物理课程并列。物理系学生可以任选一门主修课程。1946年复校后,物理系继续举办工程学,并逐步有所扩展,这方面的教师也有所增加。到1950年,工程教学从物理系分出,扩大成为电力、机械、土木三个工程系,与化学系分出的化学工程系同为理工学院中四个新设立的系。物理系由于这一段时期的努力,培养出不少人才,现在分散在各项建设工作岗位上。

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的物理系与北大、清华的物理系合并而形成现在的北京大

学物理系。

燕京大学物理系自成立到最后合并总共存在了26年。以教学水平而论,远没有今日的广博渊深。既很少选修课,也不开专门课程。但在三十年代以前,不但国内,即使是国外的水平也远逊今日。如果说燕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学有何特点的话,我则以为它非常重视实验。仪器设备相当齐全,而对实验的操作和报告的要求,不论形式和内容,都很严格,如数据的列表计算、误差分析、方法讨论和与理论的验证等,都须合乎规格和相当深入。助教审阅也十分认真,不但对所有的计算都进行核对,而且对误差分析和讨论,尤为注重。有时退回修改达三次之多,才被接收。系的规模和主修学生人数,在初始年代,不过每年三数人,后来也不过十数人。尽管如此,还是培养出了不少的杰出人才,如王明贞、张文裕、褚圣麟(研究生)、陈尚义、毕德显、袁家骝、高墀恩、杜连耀、王承书、冯秉铨(研究生)、徐献瑜(研究生)、许宗岳(研究生)、卢鹤绂、洪晶、鲍家善、程京、葛庭燧(研究生)、黄昆、孙念台、王知人、谢家麋、赵景员、黄永宝、陆卓如、孙亦栋、王怀德、张世龙、李椿等都是。这些人中有的在美国大学任教成名,更多的则在我们祖国的物理教学和科研战线上辛勤地工作着,作出卓越的贡献。

(上接679页)

- (1977), 1839.
- [12] S. A. Jackson, P. A. Lee, T. M. Rice, *Phys. Rev. B*, **17**(1978), 3611; S. A. Jackson, P. A. Lee, *Phys. Rev. B*, **18**(1978), 2500.
- [13] K. Nakanishi, H. Shiba, *J. Phys. Soc. Japan*, **44**(1978), 1465.
- [14] P. A. Lee, T. M. Rice, P. W. Anderson, *Solid State Comm.*, **14**(1974), 703.
- [15] G. C. Kuper, *Proc. Roy. Soc.*, **A227**(1955), 214.
- [16] W. M. Lomer, *Proc. Phys. Soc. (London)*, **80**(1962), 489.
- [17] P. A. Fedders, P. C. Martin, *Phys. Rev.*, **143**(1966), 245.
- [18] A. W. Overhauser, *Adv. in Physics*, **27**(1978), 343.
- [19] L. F. Mattheiss, *Phys. Rev. B*, **8**(1973), 3719.
- [20] T. M. Rice, G. K. Scott, *Phys. Rev. Lett.*, **35**(1975), 120.
- [21] W. L. McMillan, *Phys. Rev. B*, **16**(1977), 643.
- [22] R. Craven, S. F. Meyer, *Phys. Rev. B*, **16**(1977), 4583.

(韩建国、齐志英译自 *Physics Today* 1979年4月号32—38页,赵志贤校)